

懷念思緒的片段

招鶴齡

認識敬愛的滕牧師已超過半個世紀了，幾十年來一直在他的牧養、教導之下成長。在記憶中和他單獨相處交談的只有三次。第一次是在浸禮前考問信德，那年年僅12歲，他破例的讓我接受水禮，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。

滕牧師是一位很開明的牧者。約在1970年中，一位頗有名的講員從英國來香港，在尖沙咀聖安德烈堂舉行培靈講座，赴會當天在渡輪上與滕牧師、師母相遇，他邀請筆者共乘計程車赴會。可惜與會人數太多，到達會場時，正堂早已滿座，我們只能坐進副堂看閉路電視直播。當年閉路電視還是新鮮事物，但滕牧師對此卻顯得十分感興趣。筆者當年曾在一家電視公司兼職，對閉路電視概念略有認識。在回途上，滕牧師就閉路電視系統與筆者談了好些問題，過了不久，宣道會北角堂便裝置了閉路電視系統，以補當年聚會場地的缺憾，把講台的影像帶到看不到講員的死角位置，原來在他心中經常掛念教會的需要，而不是個人的興趣，筆者正是那些位置的座上客。

第二次與他單獨對談，是在70年代中的一個主日，在北宣早堂崇拜與午堂崇拜之間的半小時空檔，在一家餐廳裏交談。事緣當時利用影音材料輔助傳福音事工漸漸普及，而筆者對這方面有較深的體會，於是傻兮兮的寫了一份建議書，具體內容已沒法記起，大意是建議北宣考慮發展一些影音事工，以配合團契、主日學及佈道等各方面的需要。當時滕牧師很細心的聆聽，也把那份建議書收下，但沒有表示甚麼，很快我已把這事忘記得一乾二淨。直到90年代後期，那時筆者已移民美國多年，偶然回港到北宣崇拜，一位教牧同工對我說，因著



2012年11月，作者夫婦與滕近輝牧師、滕張佳音師母攝於宣道會北角堂六十週年感恩崇拜之後

當年筆者給滕牧師的建議書，現在北宣有了一位專責影音的同工。聽著，心中頓時泛起一份激動。

第三次與滕牧師單獨相處交談，是1996年12月在德州大使命中心的營地，那是一段較長的時間，歷時兩個多星期，不單有機會與他私下交談，還一同共事，使筆者獲益良多。當年大使命中心舉辦「中國學人培訓營」，滕牧師是大會講員之一，大使命中心藉著這個機會邀請滕牧師攝製三輯專題講座錄影帶，題目分別為「認識聖靈」、「國度真理」及「認識教會」。當時專題講座攝像還不十分普遍，王永信牧師在這方面實在很有見地。他邀請筆者負責製作，感謝主！這是神特別的恩典，讓我有機會參與這方面的事奉，更可以有較長時間與滕牧師相聚交通。

為要製作該三輯錄影帶，筆者隻身攜帶七箱器材及行李，從加州飛往德州大使命中心當時所在的營地，預先進行佈置及裝設拍攝照明器材，待滕牧師抵埗後隨即「開鏡」。在製作前，筆者提出兩

項要求：其一是在拍攝前，要先收到每個主題的每一講大綱，以便先了解內容，好充份預備鏡頭的操作；第二項是為求製作盡量完美，所以「出鏡」時需要「化妝」。第一項要求，對滕牧師來說易如反掌，他的大綱早已預備好。至於第二項要求，相信他從未試過化妝吧，但作為製作人，為求效果完美，有責任要提出來。當然沒有把握他會答應的，但他的回覆卻是：「好的！沒有問題，完全可以接受。」其實在影視製作人來說，「出鏡」的「化妝」並不意味一定要

塗胭脂抹口紅。當時筆者手上僅有的攝像器材，確實需要有較明亮的照明燈光，當明亮的燈光照射在人面上，面額位置很自然會出現一些反光情況(hot spot)，效果很不好看，塗上一層薄薄的化妝粉可以把臉上的油脂吸收遮蓋，看起來便會自然一點。但對於一位不是經常「出鏡」的人，特別是男士來說，這不是每一個人可以接受的，滕牧師就是這樣開明！

是次製作過程中還有點花絮，就是控制講座時間的方法，很明白他是素有經驗的講員，講道不會超時的，但攝像總有提時的需要。於是，筆者找來一個較大的時鐘，把它豎在攝像機鏡頭下，當滕牧師對著鏡頭講授課題的時候，那時鐘就是他的「聽眾」，對他來說就安心得多。旁人看起來則有點滑稽，連大使命中心的同工們經過時也報以一笑。

那年是滕牧師回復單身生活已有三年的時間，而且還經常要往外領會。我們一眾愛護他的弟兄姊妹經常為他擔心，恐怕他不大習慣單身一人起居。在大使命中心見到他的時候，精神還不錯，只是顯得有些疲倦，略帶一點孤寂的感覺。看到那情景，心中湧出一股難言的滋味！信徒若有心事或傷痛，可以找傳道人、牧師；但牧師、傳道人有心事、有任何傷痛，除了向主耶穌傾訴，在身邊可以找誰

呢？當時很想表達對他的關心，於是定意在拍攝期間的空檔，或一起用膳的時候，找些話題來與他攀談。說到午膳，當中又有一段小插曲，某天我們

要到外面的快餐店午膳，在點選食物時，滕牧師說他喜歡吃魚柳包，當時同工把這話記在心上，結果隨後的幾天都為他奉上魚柳包。滕牧師一笑置之，只說他雖然比較喜歡魚柳包，但並不是每天非吃不可的那種程度。

就在啖著魚柳包的時候，我們曾經傾

談過一些瑣事，詳細內容已不大記起，但有兩個話題印象較深刻。第一個是筆者很想知道他年青時在英國念神學的日子是怎樣的，因為在印象中從來沒有聽他說過。當我提出這話題的時候，他並沒有談很多，筆者意識到他那段日子很不容易。那一問也很可能勾起他年青時的一番心事，因為他在出國念書以後，再沒有機會回青島故鄉探望他的母親，聽說滕師太返天家前已失明了一段日子，相信他必定很掛念。

第二個話題是筆者向他講述剛加入的一項新事奉，成為「國際福音飛行事工」的董事兼同工。96年年中，這事工正式開始，駕著小飛機在美國各小城鎮作巡迴佈道傳福音事奉，滕牧師與王永信牧師均是這機構的顧問，滕牧師給予的鼓勵支持最多，而且推動最有力。在飛行事工成立的感恩會上，滕牧師為這飛行佈道隊伍冠以「基督空軍」的稱號。原來他在印尼加里曼丹宣教期間，曾接受過「飛行宣教團」(MAF)的協助，用小飛機把他載到一些偏遠的地區宣教，所以他很了解這種事奉的方式，也明白它的實際需要，故此大力支持。那年，在短短四個月裏，事工完成了兩次飛行巡迴佈道，最後的一次就是與他在大使命中心會面之前不足兩個月。在巡迴佈道期間，我們經歷神的大能，親眼見到聖



1999年8月飛行事工在香港為福音飛機升級舉行奉獻禮，圖左為飛行事工創辦人兼總幹事鄭偉昌牧師，右為滕近輝牧師。

靈大大的工作，於是向他講述事工的進展，他十分喜歡看見華人的福音工作有如此大的突破。筆者對這事奉工作也十分喜愛，就在大使命中心拍攝講座和學人營會的期間，努力整理及書寫最早這兩次巡迴佈道中的經歷，編輯成拙作《鐵鳥宏情》。在拍攝工作全部完畢之後，拿著《鐵鳥宏情》的初稿請滕牧師賜序文，只見他接過稿件，很快的翻了好幾頁；他閱讀的速度真快，一邊看一邊點頭，但沒有說甚麼。但在營會結束後不到幾個星期，便收到他送來的序文了。到了99年3月，在神的保守和恩典帶領之下，飛行事工把這件獨特的工具升級。是年8月，事工在香港為該飛機舉行奉獻禮，當日滕牧師特別出席給予訓勉與鼓勵。感謝主！他就是一位這樣值得我們懷念的牧者。

最後見到滕牧師是在2012年11月，宣道會北角堂舉行六十週年感恩崇拜，大會安排他有特別的位置，而筆者夫婦正好坐在他的後面，當時他已需要用輪椅代步，動作明顯較為緩慢。散會後，立即趨前與他打招呼，他微笑的望著我們良久，沒有說甚麼，相信在他的腦海中，總會留下絲絲的印象吧！

滕牧師是神賜給華人教會的寶貝，他留下的不單是他的教導，還有他一生事奉主的美好榜樣。

敬愛的滕牧師，我們永遠懷念你！

(作者為宣道會北角堂會友)